

大热点丛书

跟魔鬼扳手腕

——反毒缉毒大行动



郑言

《世界大热点》丛书

目 录

世界性的爆炸

—— 人口问题扫描

现代战争之神

—— 高科技战争窥视

跟魔鬼扳手腕

—— 反毒缉毒大行动

拯救“生命之舟”

——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与保护

A I D S—超级杀手

—— 人类征服艾滋病之战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

—— 核战与核和平利用

动荡的婚船

—— 家庭婚姻现状透视

第三种战争

—— 世界反恐怖活动纪实

责任编辑

刘杰英

装帧设计

于世绪

ISBN7-5358-0941-3/I·278

简精定价：3.70元

新华书店
PDG

目 录

第一章	毒祸追踪	(1)
第二章	黑色之吻	(14)
第三章	“黑色通道”上的殊 死搏斗	(42)
第四章	红十字作证	(150)
第五章	国际缉毒大战	(171)
第六章	罂粟花还在开	(194)

国际性贩毒和贩毒恐怖主义的大肆蔓延，以及吸毒人数的急剧增加，使之成为 20 世纪人类最可怕的瘟疫。贩毒与反毒之间的较量，便在这已被毒品侵蚀得千疮百孔的历史中拉了开帷幕。

第一章 毒祸追踪

每年春节过后，在离泰国边界仅数百米之遥的缅甸道安昂（音译）那片潮湿而闷热的山坡地上，一片片美艳得让人不安的红白相间的罂粟花便如期盛开，一种令全世界为之颤慄的果子——鸦片，从花蕊中脱颖而出，由红转紫，继而转化为烟褐色。

帝国主义列强发烫的洋枪，滴血的军刀将这颜色野蛮地涂抹在了中国的黄土绿源上。几代中国人为此流了不知多少殷红的血，耻辱的泪。

一百多年，血也成河，泪也成河。

熟知中国近代史的人们都知道，1840 年至 1860 年的两次鸦片战争，均缘于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东印度公司”这一罪恶的贩毒网，把成品鸦片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

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殖民主义者已经把罂粟种子大量播撒在了与云南山水相连，土壤气候极宜生长的东南亚金三角地区。其后又与法国殖民主义者相勾结，在中越、中缅边境少数民族紧居地区鼓动边民种植，使之很快传入内地，埋下历史的祸根。1831年，云南总督阮元，巡抚伊里布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就说：“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西接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流入境内效尤吸食之事，而沿边夷民，因地气燥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以取罂粟籽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

据有关史料记载，鸦片种植传入云南后，由于其经济效益大大高于农作物，颇有利可图，历来的统治当局为增加收入，非但不禁止，反而以征收“厘金”、“印花税”或“运输捐”等名目，变相支持鼓励种植贩卖，致使鸦片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20年，云南省30多个行政区，除今德钦县外，大片肥田沃土都有盛开的罂粟花迎风摇曳。1935年调查为90万亩，到全国解放后，西南公安部调查统计为6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5，产鸦片达5000万两之多，令人瞠目。吸食者逾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3%。仅此来于烟民自觉登记的数字，便已雄居全国之冠。

“烟褐色的版图”——历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用这样寒气逼人的色彩，来描绘 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旧中国。

吸食鸦片情况，有据可查最早见于清人彭毓松所著《渔舟记谈》一文：“署中厮役多滇人……不烟无以活也。”“滇人以烟为命，即不能不以烟为粮！”说的是官衙中的杂工、轿夫、仆从等多是云南人，虽然大叫穷得连裤子都没穿的，仍要吸食鸦片，把鸦片当作赖以活命的粮食。

由于鸦片具有治疗感冒、头痛、止咳、止泻等药物功能，贫苦者无力求医，常以此作为家庭偏方，加之其毒副作用极易上瘾，因而吸者甚众，无论耄老，不攘年少，既有须眉，也有粉黛，有的父子同吸，有的夫妻同吸，更有甚者，一家三代都是瘾君子。

越吸越穷，越穷越吸，是鸦片危害的一大特点。旧中国时云南一些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烟民，有的穷得无片瓦遮身，居住在岩洞里，但只要还有一捧玉米，一斤土豆，便会立即拿了去换鸦片。

鸦片还具有安神、镇静作用。于是乎，富商巨贾，达官显贵也争相吸食，嗜好成癖，因而，数以千万计的吸毒者中，揽括了各阶层的人物。

1916 年至 1922 年，云南军队多次开赴贵州，四川、两广等地参加护国、护法和争夺地盘的战斗。

争。士兵们既挎着作战用的来复枪，又携带着吸鸦片的洋烟枪，所到之处无不引人注目，时人皆讽之为“双枪将”。

据老辈人讲，1945年至1949年间，昆明街头常有一个年纪不到40岁的乞丐。仰面躺在地上抖动着不知何故被截去了脚掌的双腿，哀声向行人乞讨，每天能获得无数“乐善好施”者的怜悯，收入虽面值小但数量多，至傍晚归时，只见其膝盖上套一双特制布鞋，迈开大步，甩着两臂匆匆行走，速度绝不亚于常人。他的家在城边河埂下，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躺倒在床上吸食鸦片。这个特殊的“嘴力劳动者”竟拥有一妻一妾，一个服侍吸毒，一个为之操厨！

鸦片流毒于千家万户，以昆明市为例，解放初期西南公安部统计为10万多人，占总人口的1/3。一般小康人家常备鸦片和吸食器具，引为“时髦”，并作为款待客人的最佳礼品。富豪人家的烟具十分讲究，镶玉嵌银，竞相媲美。僻静街道多有专供车夫、挑夫、堂倌、泥水匠等苦力吸食鸦片的烟馆。公开营业的妓院和暗娼家里都备有鸦片和烟具，以供嫖客吸食助兴，一些商店里兼营熬制好的熟鸦片，随时都可买到……旧中国的昆明，是一片鸦片弥漫的烟城。

吸毒的人增多，鸦片的需求量便也随之增大，

鸦片贩运便应运而兴。从清代到民国，云南地方当局对鸦片的种植和贩卖，以各种名义征收税金，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1935年省政府借口“禁烟”，设置官商合股的“统筹处”，垄断鸦片的收购、贩运和销售。省府不久又取消商股，官方独办；并在主要鸦片产区设立分支机构，派出众多稽查、密查、抽查人员，按种植面积收购，发现私运，一律没收，除供本省吸食外，远销贵州、四川、两广、两湖及澳门等地。

鸦片贩运，一本万利，历来走私活动十分猖獗，从无间断。小商小贩徒步跋涉，土豪劣绅马帮代劳，活动于月黑星稀之夜，往返于穷山恶水之间。官僚政客则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贩运，其规模更是触目惊心。

1923年，云南都督唐继尧派“禁烟公所”督办李鸿伦到武汉聘请日本技师来云南，以筹办化工厂为名，在昆明富滇银行一仓库内秘密提炼吗啡、海洛因，并设立“泰丰隆商号”，专事收购贩运。历时三年，提炼了4000多两运往武汉销售，因质量较差，效益欠佳，加之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得不中止生产和暂停销售，待到1945年，国外海洛因传入，风行于世，才又将这批“存货”拿出来分散出售。

1942年，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西康省主席刘文

辉密约，云南提供优质鸦片，四川负责秘密提炼吗啡，100多箱11.2万多两鸦片，先后涉过金沙江，翻过大凉山，往返于滇康之间。

伪云南省民政厅长安恩溥解放后著文揭露：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把持缉私，缉得的毒品收归己有，特别是缉得大批数量时，雇人制造假货，以假换真上缴省政府、负责接收的民政、财政两方的工作人员，明知交来的是假货，因畏惧何的权势，都装糊涂收下来，不敢置一词。

鸦片泛滥成灾，日益严重，危急国家民族之命运，历来各阶层的有识之士和正直的官员纷纷要求查禁。统治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光绪二十三年，云南总督锡良到任时，清政府责成他以十年为期，禁绝鸦片吸食。锡良在昆明成立“禁烟局”，下设六个分局，先从禁止官吏吸食入手，查禁昆明市郊烟馆和设有烟具的妓院。制售戒烟药劝令烟民戒吸，结果，因措施不力，流毒如故。宣统二年，李经义继任云南总督，他本人就是个以烟为命之徒，到任不久，禁烟局即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1916年，北洋政府外交部通知云南，根据中英两国政府商定条款，凡经两国政府共同会勘，证明明确未种罂粟的省份，英国即不再输入鸦片。为

此，要求云南在 1917 年两国政府共同会勘人员赴滇前，务必将全省境内之烟苗悉数铲除。云南统治当局制定“禁绝烟苗条例，”责成各道尹、知事严禁种植，坚决铲除烟苗，种户抗禁者，就地正法。同时，指令各地驻军全力协助查铲烟苗。此举收到一定效果，会勘地区基本禁绝种植，但在边境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不断发生抗禁事件。澜沧县佤族头人多次把知事派去禁种的官员赶走。唐继尧下令普防殖边统带率步兵一营、炮兵一排前往强制执行。统带率兵进山后不见人迹，沿途发现少数烟苗，悉数拔悼。两天后进入腹地，始见大片罂粟，周围地势险峻，山高林密，忽听一声牛角号鸣，弩箭、枪弹四面飞来，密集如雨，却不见射手藏身何处，无法还击，统带中弹身亡，士兵伤亡大半，余者丢下枪炮辎重逃之夭夭。

中英会勘后，鸦片产量锐减，不但无可输出，且省内烟民也不能满足吸食，价格暴涨，土豪劣绅与军阀官僚勾结到贵州、四川产烟区组织武装长途贩运，小商也纷纷活动走私，致使云南银币大量外流，银根奇紧，物价腾贵，财政收入锐减 100 万元以上。于是，部份地区暗地继续种植，其后公布《云南禁烟处罚条例》，以每亩收罚金 20 元，开放烟毒，鸦片种植由此又迅速扩张，遍及各地。

1935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布《三年禁种，六年禁烟章程》，在各地成立“设治局”专司其事，云南省政府派员检查督促。结果，各种抗禁事件层出不穷。

1935年至1942年，景东县禁烟委员向仁甫，龙武县设治局局长黄光强以及云南省政府派往耿马县的终查委员施文耀等人先后被暗杀。镇越县禁烟委员一行数人被杀害后，县长赵思治竟将凶手放走。

1939年，云南省政府派往南峽的终查委员发现该地依然遍植罂粟，原县长刘国祥为中饱私囊，非但不依法施禁，反而鼓励种植，甚至张榜公告：凡吸食者每户每月缴纳4元“灯捐”，贩卖者每百两上税6元，即可自行其是。

姚安县县长段裔贤与当地劣绅暗中勾结，为继续在县内种植鸦片，重金贿赂省政府派出的初查委员和终查委员，于1942年败露后被处以死刑，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1941年，云南省政府接镇源县禁烟委员紧急报告，声称县长白之藩恨其据实上报该县抗禁继种情况，派人在他吃的饺子里投毒，因发现及时幸免一死，但白之藩仍不罢休，正买通土匪欲杀之灭口，“处境危急，望速予解救。”云南省政府立即电令邻近的景东县长亲率军警驰援，待援军

到时，禁烟委员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击毙街头！与此相反，泸西县县长李承勋、禁烟委员施慰农、保卫营中队长赵纯武三人却因以禁烟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而激起公愤，被“暴民”乱枪打死。

政治腐败，官吏枉法，是毒品历来禁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1949年，新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开始洗刷自己身上的屈辱。在百业待兴，各项建设尚未起步之时，便展开了强有力的禁毒工作，曾遍布街头的烟馆一扫而光，曾横卧烟榻的人摆脱了毒品的纠缠。仅仅几年时间，我国外交部便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成为无毒国。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恶梦并未结束，毒品的危害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再度成为世人触目惊心，闻之色变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

1815年，德国药物学家塞围内尔从鸦片中提炼出吗啡；1874年，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又合成出“二乙酰吗啡”，紧接着，法国拜耳化工垄断组织将这些实验室的成果购买下来，进一步提炼精化后成批生产，并定名为“海洛因”。

从此，作为止痛提神药品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毒品。鸦片也从俗称的“一号”，经过“二号”（吗啡）、“三号”（二乙酰吗啡）发展到今日之“四号”（海洛因），像瘟疫一样席卷全球。从大国

到小国，从富国到穷国，无一幸免。这难以遏制的瘟疫蔓延到社会每个角落，社会各阶层人士均不乏沦为瘾君子者，由此导致各种事故和大量犯罪案件的发生，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成为灾难性的“联合国国祸”。当年用战争把鸦片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英美等帝国，如今正自食苦果，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销售市场和最大的受害者。

再度受到毒品冲击的还有我国。我国处于东南亚“金三角”、西亚“金星月”和南亚印度等毒品地区的三面包围之中。我国原来就祸根未除净，今日毒品的渗透便再所难免了。

毒品泛滥成灾，不仅危害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危害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1964年至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金三角”地区一个著名的毒品大王罗兴汉曾大言不惭地声称，是他帮助越南打败了美国的50万大军。美国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中，士兵陆续染上了毒瘾，精神萎靡，士气消沉，大大削弱了战斗力。装备精良的军队能抗得住钢铁战争的熊熊大火，却抗不住海洛因的袅袅轻烟，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无不瞠目结舌，望烟兴叹。

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立各种专门机构，禁止人民吸食，取缔非

法加工种植，严厉制裁走私贩运。一些重灾国不断出动正规部队，投入飞机、军舰，对拥有武装力量的毒品产区和国际贩毒集团进行军事围剿。烽烟四起，枪声不绝。

70年代以来，美国和国际禁毒组织协助缅甸，泰国政府对著名于世，产鸦片年达六七万吨、海洛因60余吨的“金三角”地区多次出动直升飞机和军警进行空中除毒和地面铲苗，对罗兴汉、坤沙毒枭集团进行军事围剿，切断金兰湾的海上运输线。

中缅边境川流勾通，山水相连，绵延2000多千米，无天然屏障，两国边民多为同一民族，历来通婚、互市，往来密切，从无间断。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和变化，边境贸易日益繁荣，边民互市更日趋活跃，客观上为国际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大量毒品过境，无可避免地渗透乡村城镇，扩散社会各个角落。由于有了毒品来源，久已灭绝的吸食现象又死灰复燃，愈演愈烈，迅速蔓延。来势之猛，蔓延之广，数量之多，危害之深，令缉毒专家们瞠目结舌，望之兴叹。

如今的吸食者，除少数沉渣泛起的老烟民外，大多是不断涌出的“后起之秀”，而且都是吸食海洛因。往往一人上瘾后，周围的亲戚、朋友、同

事、邻居也纷纷“下海”。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姊妹同为瘾君子，争相吸食。全家吸毒，“三世同堂”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目前发现最多的一家为八口人。吸毒孕妇生下的孩子，嗅不到烟味便啼哭不安，成为先天的瘾君子，注定的接班人。

别以为吸毒者都是愚昧无知的粗人，大学生有之，教师有之，运动健将有之，影视演员有之，艺术家也有之……

究竟有多少人成为袅袅轻烟的“战俘”，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数字。因为地广民众，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某企业开始仅9人吸毒，一年不到便“壮大”到了100多人。某个不大的文艺团体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竟有12人！1989年各地陆续成立戒毒所以来，老的尚未轮完，新的又如雨后春笋般“冒尖”而出。准确的数据笔者实在不堪笔录：70%的吸毒者为青少年，最小的11岁；70%以上的吸毒者有程度不同的违法犯罪活动；80%的女性吸毒者卖淫。

吸毒人数与日俱增，刺激了走私贩毒活动猖狂一时，无孔不入。毒源不断，购买有门，又诱发更多的人吸食，形成恶性循环。

吸毒者并非全是富翁，其中还有毫无收入的待业者。而每个瘾君子每天需要百元左右购买毒

品，每月 3000 元，一年就是 3.6 万元，这样的“高消费”，能有多少人能够承担？其后果不言而喻。

卷土重来的白色幽灵，正在扶持一个个新的“东亚病夫”。